南臺舊聞

南臺舊聞卷十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切諫

申屠剛建武初拜侍御史蹇蹇多直無所屈撓隴蜀未平上常欲近出剛止不聽則以頭軔乘輿輪使馬不得行帝遂爲止東觀漢紀

魯恭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擊匈奴恭上疏諫曰萬民者天之所生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今匈奴為鮮卑所殺而欲乘其虛耗利其

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征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後漢書列傳

何敞拜侍御史疏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父母之操陛下履晏安之姿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猥復為衛尉篤車騎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筲之人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

廷焦唇百姓愁苦而遂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 歷代名臣傳

鄧壽前後上書陳竇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憲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疏言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耶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觸死瞽言非為壽也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 後漢

初魏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御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蒙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孝文帝從之遂除逋亡緣坐法綱目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柳彧上表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上善

之于子竟免 北史

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易好者上悉令斬之大理少卿趙綽諫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侍御史柳彧復上疏切諫乃止 臣鑒録

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高祖從之擢侍御史 唐書列傳

柳澤從祖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同上

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上嘗語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有東西之意示人以隘上善其言 綱目

馬周拜監察御史上疏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

本爲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所而陛下走凉處温清之道臣所未安宗室功臣宜賦以茅土疇其户邑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禄也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獨解調馬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豈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帝善其言除侍御史 唐書本傳

高季輔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轉中書舍人數上書言得失太宗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

王義方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廹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奸義方上言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況輦轂邇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氷漸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 唐書本傳

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問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英豪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

之聞其死固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慚同上

韓瑗褚遂良相繼死内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同上

張廷珪遷監察御史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寺於白馬坂作大象廷珪言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利窮山之木為壚極治之金為象工員窮窶驅役為勞飢渴所致疾疢方作又僧尼乞丐自贍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今天下虛竭蒼生凋敝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

后善之　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言今唐歷不移天地復主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同上

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琱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為鐵鷟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瓊臺夏瑶室之比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　契丹寇河北詔河内王武懿宗禦之懦擾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為賊詿誤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懿宗擁兵數十萬聞敵

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同上

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險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爪懸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摇使不得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悟獄乃稍息而酷吏寖以罪去唐書酷吏傳

武后朝侍御史魏靖上言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奸處以

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太后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由是雪寃者甚衆山堂肆考

張柬之旣遷則天於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侍御史崔蕇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其徽號自當稱唐以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哉宜毀此廟復唐鴻業中宗深納之同上

柳澤睿宗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南選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求媚聖意搖蕩上心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元宗稱

舊唐書本傳

元宗有胡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冐觸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慰諭而罷 通鑑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一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 柳宗元侍御史周君碣

貞元十九年韓愈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

饑歉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史云公上章數千言論宮市疏今不傳韓子年譜

薛存誠擢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鄭傳事叢詔以中人為館驛使存誠以為害體奏罷之唐書本傳

楊虞卿拜監察穆宗初立逸游荒恣上疏曰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帝詔宰相慰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唐書列傳

張錫爲監察御史下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奸邪弄國本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徙雷州玉清昭應宮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恐重天怒願修德以應之獄遂解宋史列傳

仁宗三年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上疏引楊國忠爲戒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相位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吳奎觀望挾奸語甚切直仁宗怒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奮激雖鼎鑊不避上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樞副梁

適此介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𧨏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秦州別駕翌日改英州別駕宋名臣言行錄

彭思永為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資之弊以為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公方從駕景靈宮因亟上言不宜濫恩以溢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公抗言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

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諫官吳奎等爲上言其忠上
怒解同上
大安殿生芝草召羣臣就觀監察御史鞫詠言陛下新
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
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
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宋史列傳
孫沔爲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册
后沔奏喪未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
上書指切朝政被劾奏加罪安世恐杜天下言者請勿
治同上

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及奏以為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異被罰御史曹修古奏言日官所定希指悅上未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眞宗時嘗禁採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同上

梅摯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於春地震於夏雨水於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

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告戒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歸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同上

龐籍明道中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閤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幾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儉約為師上納其言宋名臣言行錄

至和二年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

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誤當
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呂景初吳中復蔡襄吳
奎韓絳等皆以直言居外朴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
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悉
得召還 綱目
何郯為殿中侍御史極陳夏竦奸狀楊懷敏以衛卒之
亂猶為副都知論辨尤力仁宗諭古有碎首諫者卿能
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
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然納之 宋史列傳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

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侍御史何郯乞詔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納帝稱善
鑑圖説

李鉉拜監察御史時有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鉉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 宋史列傳

高若訥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稗販因緣戚里得官向係郴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大慶殿建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釋

老爲瀆慢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纔數刻何以
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同上
傅堯俞嘉祐末爲監察御史時兖國公主下嫁李瑋爲
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
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
陛下爲逐瑋而還隷臣甚悖禮爲四方笑後何以誨諸
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鞫治無狀有司須
清辦内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
矣臣以爲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
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者肆行

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同上

段必連為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閤言郭皇后不當廢必逮　擯復上疏𠛬官御史伏閤遷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　又疏言臣恐奸邪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惑陛下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為人臣者思致君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同上

郭勸為侍御史郭皇后廢議選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非世

閫不可以儷宸極疏入見已廢而陳氏議遂寢同上

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爲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爲子歿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同上

范鎮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國本未立所言不從固辭不受凡見帝面陳者三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

言是也當更僕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不能奪　歷代名臣傳

范純仁召為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政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子不同宜如王珪等議不聽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便也　同上

劉摯除御史論新政十害時御史中丞楊繪亦上疏司

農劾繪與公欺誕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臣有言責採
士民之説敷告於陛下是臣之職也今令分析是使之
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負陛下耳目之任哉所
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
權臣不報復疏言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
堂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輕用名器淆混賢否
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貶衡州宋名臣
言行録

陳次升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為
姦乞收還威福之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

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勅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勅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兼布蔡京之惡乃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 宋史列傳

沈畸崇寧中擢監察御史畸至臺欲有所論諫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敝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為剴當 同上

沈與求居侍御史占象者言夜有赤氣亘天有白氣如練

貫之公言此乃天心仁愛陛下出變示警也又言欲嚴水泉暴溺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顧為福耳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紹興末金人謀入冦宦官張去偽陰沮戰議且請避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愕然曰公仁者之勇楊誠齋集

寧宗即位劉光祖除侍御史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

怠歳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朱熹與祠光祖言漢武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暫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宋史列傳

洪天錫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力護文翁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奸犯科根柢蟠固乃遅回護惜

不欲繩以法勢燄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奸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茍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也　同上

杜範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尚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

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同上

世祖時川陜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論將從之侍御史高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議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元史列傳

侍御史王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為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貞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

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揺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同上

時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為樂御史趙師魯上言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賜酒一上尊以嘉忠亶同上

李元禮元貞初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有旨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言其不可行者有五一蹂躪禾稼二親勞太后聖體三舉動書而不法四

勞民傷財以奉土木五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平章政事不忽木以國語譯而讀之抗言曰他御史懼不敢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以章上聞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同上

魏初拜監察御史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釂大巵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史官起居注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覲朝廷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同上

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楊朶兒只救之一日至

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左遷昌平令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采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同上

帝造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强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亨屬吏張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旣屬吏當論法二人乃得從輕典同上

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御史馬祖常上
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姦
利己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
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同
上
英宗立勑建西山佛宇甚亟御史觀音奴等以歲饑請
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山北廉訪使曹伯啓曰
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乃劾臺臣緘默使叱代
有殺諫臣之名帝為之悚聽同上
時省臣奏用臺臣御史張養浩歎曰尉遲捕盜縱不稱

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侈二曰刑禁太疎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政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倖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横十曰取相之術太寛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同上

元統元年朶爾直班擢監察御史首上疏請親祀宗廟赦令不宜數又陳時政五事一曰宜奮乾剛修刑政疎遠邪佞顓任忠良二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勲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人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樞機之臣固

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振救饑民既又條陳九事上之一曰倖門漸啓刑政繁紊二曰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選法愈備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取姬妾於海外 同上

李好文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 同上

至正二年王思誠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

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氷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顔專擅威福仇殺不辜郯王之獄燕帖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耶宜雪其罪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庶可以兆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同上

至正十七年御史張貞言今海内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陛下乃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

四方有警調兵初無紀律所經之處雞犬一空反以克復受賞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 鑑語經世編

歐陽韶薦授監察御史時太祖詔曰命兩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猝不能措詞舉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樸誠從之 明史列傳

建文初御史尹昌隆奏昔太祖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

官戒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福也上曰昌隆言切直禮部宣示天下使知朕過 同上

韓一作康 郁建文中爲御史上言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與國事者勸陛下必削藩國果何心哉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伏願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楨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

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何忠等言事訐直李慶請上罪之上曰朕今正欲聞過古之明主皆奬直言今汝等欲罪之是視朕為何如主將建都北京科道合詞諫不可而諸大臣已密議遷都之舉上乃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對辯衆皆啐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恊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悅遂兩宥之 廣治平略

洪熙元年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建節條上二本上覽之怒命武士以金瓜撲之 萬世玉衡録

景泰初御史倪敬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擲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亶言見忤幽錮踰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亶臣之囚帝得疏不懌黜之 明史列傳

張鵬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上疏懷利事君人臣所戒比每遇聖節或進羊馬錦綺交錯殿庭自非貪賄安有餘財充進奉且陛下富有四海豈藉是足國哉宜一切停罷塞諂諛奔競之途疏凡四事帝頗採用 明史

朱英景泰初御史王豪嘗以勘地事忤陳循為所訐至是循草詔言風憲官被訐者雖經赦宥悉與外除於是豪當改知縣英言若如詔書則凡遭御史抨擊之人皆將挾讐誣訐而御史愈緘默不言矣章下法司請如英言 同上

御史陳選等交章謂羅倫所言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

誠天下大計也乞宥之以開言路不報御史楊琅上疏乞追回王徽羅倫等謂皇上頒布明詔廣開言路未幾而王徽以言遠斥羅倫又以言外補士氣日阻聰明日壅非朝廷之福也李賢票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明書稗録

張昺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偕同官上言言路將塞之漸聖學將怠之漸復啓寵倖之漸驕縱姻婭之漸異端復興之漸傳奉復啓之漸淫巧漸作珍玩漸崇願陛下以為戒帝嘉納之明史

曹璘成化時御史弘治元年七月上言近日星隕地震

金木二星晝見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內園災狂夫叫閽景寧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咎之由以盡弭災之道經筵雖御徒為具文方舉輒休暫行遽罷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大學士劉吉等以消天變 同上

胡獻弘治時御史言屠滽為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為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任廣輩也祖宗時恆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願陛下追復舊制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為內戚中官洩憤報怨

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及太監楊鵬爲校尉所發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之異日必爲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責藍山丞同上

劉玉擢御史武宗即位疏言劉瑾等佞倖小臣陛下顧讒邪而棄輔臣此亂危所自起況今白虹貫日彗見紫微宮星搖天王之位民窮財殫所在空虛陛下不改圖天下將殆乞置瑾等於理仍留劉健謝遷輔政不報同上

正德元年呂翀裁銑王守仁等俱以言事下獄廷杖之御史陳琳上言老臣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謫廣東

揭陽縣丞萬世玉衡錄

劉瑾逐大學士劉健謝遷御史蔣欽偕同官薄彥徽等切諫瑾大怒逮下詔獄廷杖為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劉瑾要索三司官賄不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為腹心也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視言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為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陛下顧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

瑾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逄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卒於獄 同上

陳察擢御史劉瑾擅寵察痛哭極言詔繫治罰粟百五十石輸邊始釋宸濠反江彬說上親征因以採南方名勝察抗言曰此一帥任耳奈何屈萬乘之尊乎上不懌奪一歲俸再入為御史曾千戶王邦奇誣奏大學士費

宏等給事中楊言糾之上意言為大臣游說恚甚廷鞫言備五毒察大呼曰臣察願代楊言死上目懾察不為動退復上疏極論之上竟寬楊言獄未幾遷太僕少卿晉左僉都御史　臣鑑録

正德元年御史趙佑上言太監劉瑾邱聚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橛之變豈不為兩宮憂戶部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瑾竟自奏止李興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他如南京守備劉雲擶忠等俱夤緣增設乞置瑾等於法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諸大臣臺諫不為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奏入帝不

納中官益橫佑與同官朱廷聲徐鈺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將重罪中官事忽中變劉健謝遷去位瑾遂大逐廷臣忤已者指佑與廷聲鈺及陳琳潘鏜等為奸黨勒罷之同上

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陸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彥徽葛洪貢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蔣欽曹閔黃昭道王弘蕭乾元等上疏極諫曰自古奸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少壯為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

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若輩必謂宫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蔽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燕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昨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横行可恣情縱欲不一顧念乎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絶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瑾怒悉逮下詔獄各杖三十除名　同上

正德丁丑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君欽閉關不納疏凡三上第一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義以極諫臣風聞人言陛下欲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處今甘肅有土魯番之患江右廹畬史作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採辦之困京畿夏麥少收秋潦為沴陛下不是之憂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為陛下危之第二疏曰上有卿輔之臣下至耳目之官皆不避誅死苦諫陛下不可出關未蒙俞旨臣愚以為不可出者有三人心動搖供億繁苦一不可也遠涉險阻兩宮掛

虜二不可也塞俗强梁輕身挺出往與之角三不可也
夫事慎於初則易悔於終則難英宗决於過關不聽人
言後雖痛悔無益於事臣奉勅巡關義當効死即斧鉞
之誅亦不敢避第三疏曰八月初一日忽有人報聖駕
已到昌平州即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係匪小或欲
親征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明告中外羣臣
扈從而後啓行今傳言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
臣雖萬死不敢放過 王瓊張侍御閉關圖記
正德九年乾清宮災御史張士隆上言陛下前有逆瑾
之變後遭薊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暱匪

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卧內徹旦燕遊萬幾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夫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獪之羣廣厦細旃之娛孰與鞍馬馳驅之險不報明史

張文明巡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亟宜行誅朝臣匡救無聞亦當罰治帝不省同上

正德中御史周廣疏陳四事略言三代以前未有佛法况剌麻尤釋教所不齒耳貫銅身衣赭服幾破禮法肆

爲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魑魅昔禹戒舜毋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毋迷亂酗于酒德今之伶人助慢遊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一夫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所以放鄭聲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乃復攘斂貨賄輕蔑王章陛下何不慎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諸義兒養子俱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大臣禦寇不職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游玩寇不加切責哉請期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寧見疏大怒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同

上

徐文華擢監察御史江西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繫詔獄文華疏言寧王威燄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啓宗藩之心招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馬昂納妊身女弟於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娶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誰為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濶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乞早誅以絶禍源亦不報 同上

嘉靖二年除言官獨劾大臣禁先是科臣史道以劾楊廷和下詔獄彭澤乃奏禁言官獨劾大臣御史汪珊力

辯其非上即除其禁詔臺省彈劾如故史道姑從薄罰降爲南陽通判云明書稗録

嘉靖六年命縱遣光禄寺所給養鷹犬諸禽從御史朱觀請也隨以鷹犬既放減正奉先諸殿薦新食品止依會典所載鹿兎雉鷹諸物凡鷓鴣鵪鶉鳩梟等肉俱不復用又隨以牧養禽獸草場一百二十頃按鷹地土九十九頃遣官丈量招民佃種同上

嘉靖初御史楊爵上言執左道以惑衆聖主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朱紱賞及方術保傅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賞此貴而畀之迂怪之

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為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福哉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繫之 明紀事本末

楊爵以直諫繫詔獄御史浦鋐馳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廢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陛下業置之理則爵前言未為悖妄望賜矜釋使列朝端帝大怒趣緹騎逮之 明史列傳

大禮議起羣臣各具疏爭留中不下何孟春等復相號召九卿及各衙門御史則王時柯余翺葉奇鄭本公楊樞劉穎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琊張録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凡三十人跪伏左順門帝大怒遣錦衣執為首者王時柯余翺並繫詔獄同上

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郭楠方巡按雲南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或榜掠殞身或間關謫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

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緹騎逮治先是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贈官錄蔭謫懋四川高縣典史逾數日而楠疏至帝怒遂逮治削籍 同上

吉棠擢御史世宗朝建言萬幾非一人所能理要在採輿論而酌行之無自用為聖德累大學士石珤被誣上震怒棠抗疏斥誣珤者比之王欽若上悟得免議張璁等力排費宏棠因請還楊一清內閣帝召為首輔 京口人文志

隆慶三年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户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飛鞦韆監櫃玉盌之費使羣小因而貪緣為聖德累不小上不納　萬世玉衡録

隆慶時御史王嘉賓上言人臣進言於君無非效忠於國詞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何敢忤犯此情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之言而加以誹謗之名則言涉於直者皆謗也是雖欲以箝言者之口而實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臣謂給事中石星既使為民當差而復廷杖六十是杜衆正之路而開羣枉之門小人中傷善類以快己私假使石星斃於杖下則陛下有殺直臣

之名左右之誤陷陛下非淺也縱欲悔之其將何及南

京都察院志

錢一本萬歷時授御史上論相疏言執政子弟有中式被指摘者除名改蔭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牛馬子孫之計大臣以身殉國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令遠近之臣爲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大臣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其論國本曰皇貴妃寵過皇后處心積慮無一日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及今不斷

蠱惑日深事體日難時上以孟養浩爭國本詞根一本遂黜為民明史

萬歷末御史王萬祚疏言陛下於諫言始則喜而不怒繼則怒而不棄迨今則竟棄之矣既不見喜亦不見怒付之塵封山積見以為不足較亦不足採者言者若投石於千頃之淵焚符於九天之表唇舌已敝莫識所從夫諫言有當有否而必不可停擱諫臣可罪可逐而必不可厭棄臣竊思之聖衷之僻有三其一曰自恃有藐一世之心二曰自驕有易天下之心三曰自智有疑臣下之心此念不改必有旦夕之憂內盜外虜腹背受敵

顧此失彼又何為計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方新上言今豐沛閒陸地為渠而興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之洚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惰卒驕寇至輒巽愞觀望而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虞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洚水三苗不足為累者以堯舜兢業於上而禹皐諸臣分憂於下也今司論納者曰獻嘉祥而疆場之臣惟冒首功隱喪敗為國分憂者誰也斥罰之法今不得不嚴而陛下亦宜隨事自責痛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入為民明史

馬經綸萬歷時為御史上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

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奈何責之緘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帝怒出之外 同上

贊曰神宗中年德荒政圮懷忠發憤之士宜其激昂抗詞以匡君失然納諫有方務將以誠意絞訐摩上君子弗為謂其忠厚之意薄而衒沽之情勝也維于仁給事中馬經綸詆譏譙讓幾為儕偶所不能堪矣聖人取諷諫意者殆不如是乎

馮從吾庶吉士授御史萬歷二十年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厲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頒勅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輙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宴安為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為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閣臣力解得免 同上

萬歷二十七年興國州奸人訐居民徐鼎等掘唐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黃金巨萬帝命太監陳奉括進內庫奉委拷責償且悉發境内諸墓巡按御史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訐奏語多不讐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同上

萬歷時言礦稅之害則御史鄒以仁金汝諧葉永盛浙江巡按王業弘雲南巡按宋興祖廣西巡按楊芳國奏稅監陳奉貪墨激變則湖廣巡按王立賢收稅監程守訓則南直巡按劉曰梧劾稅監梁永殺傷吏民則陝西巡按王基洪言採木之害則御史況上進貴州巡按宋

興祖俱不報　明紀事本末

方震孺為御史熹宗嗣位逆璫魏忠賢內結客氏震孺疏陳三朝艱危言宮妾近侍嚬笑易假窺瞷可慮中旨頻宣惡蹈斜封隱禍元年陳拔本塞源論曰曩者梃擊之案王之寀陸大受張庭李俸悉遭廢斥而東林如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諸賢廢錮終身亟宜召復至楊漣之爭移宮可幸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又有交通之疑將使天下後世謂堯舜在上而有交通矯旨之閹宦疏入直聲震朝廷　明史

天啓二年御史李應昇上疏曰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

兵紅夷之餘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留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驕兵鼓噪而弗能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行為故套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震悚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咨訪時政顧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為也同上

御史焦源溥言鄭貴妃三十年心事人誰不知張差持梃危在呼吸先帝御極之初請封不得冶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女優之惑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

李可灼之丸今即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崔文昇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乎李選侍一宮人如聖諭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為選侍乞憐第可求曲宥前辜量從優典而移宮始末不可得而抹摋也盜寶諸奄不可得而寬宥也若竟置諸奄弗問不幾於忘母乎疏上舉朝寒懼　同上

蔣允儀天啓二年擢御史因災祲上言內降當停內操當罷陵工東手非所以展孝思亶臣久廢非所以光聖德東南杼柚已空重以屢次之加派金吾冒濫已極加以非分之襲封聖心一轉移天下無不順應區區修禳

虛文安能格上穹哉帝不能用同上

天啓三年詔開内操御史劉之鳳上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寺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黄尊素宋師襄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敵等語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明紀事本末

御史周宗建上言近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奥窔之中莫可測識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説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況内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

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釁必生於長舌其為隱禍可勝言哉 明史列傳

楊漣劾魏忠賢被旨譙讓御史黃尊素抗疏繼之略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為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韁而學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氷山始猶與士

大夫為讐繼將以至尊為汪柴柵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恨次骨

同上

天啓四年工部郎中萬燝以劾魏忠賢死杖下御史李應昇疏曰燝未報國恩先塡溝壑六尺之孤遶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夫人非奴隸法非囚訊罪非死刑命非草莽豈俟聖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恤死録孤嗟何及矣萬世玉衡録

萬燝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諸言官詣閣爭之小

璫數百人擁入闕下攘臂肆駡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御史黄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即司禮監非奉詔不敢至何若輩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及燝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兇豈後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燝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為之世祖神宗之朝張璁嚴嵩張居正為之奸人欲有所逞必借廷杖以快其私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例賜卹　明史

御史李右讜疏皇上於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於祥刑慎獄尤注宸衷今户部尚書畢自嚴於六卿之内首膺宮銜非小臣比也專握計務已閱六載非新進比也且聞曩時邊餉倉皇籌畫儲稸毫無缺誤又非安居坐嘯比也合之律例議貴議勤均似可以比附者且首犯罪狀尚未訊明波累之人先淪圜土輕重已似失倫矣自嚴年既衰暮病復纏綿如或溘先朝露即異日邀皇上解網之恩欲湔袚以自新其路奚從乎陽和寒沍乃四序之恒經風雨雷霆繄神工之不測臣伏見今春以來九列之内或以狂言被譴或以憤請蒙褫今復摘至再

三其勢必將抱蔓宥過矜愚嘉與更始實羣工之所共祈而非一二人之私念也疏上不允 春明夢餘錄

御史王心一奏臣聞明主恩不先於至近近見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香火之地一則謂魏進忠侍衛之功夫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强入進忠之勤勞於禮為不順於事為失宜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上切責之 明紀編年

熹宗時言官以疏論客氏俱加貶謫王心一疏曰皇上以內廷之事與外廷何預臣愚今日之患正忠於宮府不為一體中外不能同心在言官憂深慮遠不過謂祖

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而皇上必以為沽名夫言官亦何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上之能虛言者負適以表上之能容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臣恐言者危而天下亦危矣　又奉聖夫人客氏及内侍魏進忠賞賚優渥心一言文武將吏暴露邊境而惟以私恩為惓惓恐天下議陛下先左右而後疆場也不聽　萬世玉衡録

奉聖夫人客氏出入宮禁内官貧緣弄權御史馬鳴起上言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於婦人乃使一介保姆長居禁地此非

所以肅宮禁之防守祖宗之法也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能無履霜之懼哉同上

楊漣乞歸御史馬逢皐上言楊漣何罪無罪即功功在安社稷罪在劾大璫罪璫未誅而發璫罪者先作楚囚之悲君子退則小人進矣明紀事本末

御史吳履中上言皇上信任溫體仁楊嗣昌二人售其奸欺輙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是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於圖治自有綱領因時制宜內治閑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寇盜起今者敵起於外而攻治愈棼寇起於內而賦斂愈急欲

無生亂得乎

同上

祁彪佳崇正四年起御史言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四朝遺老或蒙重譴諸臣怵嚴威競迎合以保名位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方伯或一二考臺員或十餘載竟不得選除監司守令多貶秩停俸臣子精神才具無餘地展布曷由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臣所慮於小臣者此也國家聞鼓鼙思將帥茍得其人推轂築壇禮亦宜之若必依序循資冒濫之竇雖可清奬拔之術或未盡臣所慮於文武者此也撫按則使中官監視會同隙開水火其患顯潛通交結其患深臣所慮於內臣者

此也忤旨譙責 明史

李曰輔擢南京御史時中官四出上疏諫曰遹者一日遣內臣四尋又遣用五非兵機則要地也啓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實為寒心陛下踐阼初盡撤內臣中外稱聖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為先陛下不築黃金臺招頗牧乃汲汲內臣是遣會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謫曰輔廣東布政使照磨 同上

御史路振飛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忘正體喪廉耻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賦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

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輕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主日疑有詔旨而無奉行疏入詔付所司同上

崇正九年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謂爲要譽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恥又豈國家所利哉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豈可言哉同上

崇正十二年四月時上頗於內庭建設齋醮禮科給事中姜埰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

遣太監劉允誠馳驅西域可為監戒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閑道錄

帝御文華殿獨召延儒語良久事秘舉朝疑駭御史毛羽健曰召見不以盈庭而以獨侍清問不以朝參而以燕閒更漏已沉閣門猶啓漢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南京御史劉之鳳言延儒立身居鄉不堪置齒頰此一召也於國事無纖毫益而於聖德有邱山之損疏入忤旨詰責明史

崇正十五年御史楊仁愿言高皇帝設官無所謂緝事衙門者後以肅清輦轂乃建東廠今功令比較事件番

役每懸價以買事件受買者至誘人為奸盜而賣之番役不問其從來誘者分利去矣挾忿首告誣以重法挾者志無不逞矣伏願寬東厰事件而後東厰之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後復切言緹騎不當遣帝為諭止然倚厰衛益甚至國亡乃已 明刑法志

南臺舊聞卷十